

# 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

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

“留学生”一词归根溯源还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。汉唐灿烂繁盛的中华文化不但吸引了来自日本的“遣唐使”，而且还有许多“留学生”、“还学生”到中国留居学习，但中国自己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目的、自觉的留学运动却是近代以后的事了。令人感叹的是，中国近代留学的开端，竟是得益于当时马礼逊学堂的美国老师赛缪尔·勃朗先生的因病归国。

“1846年冬，勃朗先生回国。去之前四月，先生……谓对于本校，感情甚深。此次归国，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，俾受完全之教育。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，可即起立……予首先起立，次黄胜，次黄宽。”（容闳《西学东渐记》）这个勇敢的“予”就是容闳。当时他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校读书。这次他和黄胜、黄宽三人响应负责该校教学和管理的美国传教士勃朗先生的提议，准备赴美留学。三个



容闳——首倡留学教育者

孩子留美的费用全部由美国资助,他们的父母还会得到一定的赡养。1847年1月4日,三人登上了亨特利思号商船,开始了他们开创近代中国留学史先河的旅程。

出身贫寒家庭,不怕吃苦受累的容闳在马萨诸塞的孟松学校学习期间非常刻苦。虽然可以得到传教士的资助,但他还是要做小工赚钱。度过了初级中学的学习之后,容闳始终坚守“予虽贫,自由所固有。他日竟学,无论何业,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”的信念,终于在1850年夏天,在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下,他按照自己的理想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。黄胜因病提前归国,黄宽则根据资助人的要求前往苏格兰深造。半工半读的生活起初并不利于容闳的学业,但后来英文成绩两获第一,“校中师生异常器重,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”(同上)。他那时十分喜爱体育,“穿老旧衣服,头戴一高草帽紧压其盘卷的辫子,在球场奔驰,竟成为传奇式的足球英雄”(胡光庶《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》)。但他却从不沾沾自喜,一面更卖力气学习,一面积极在学校谋求兼职,是同学们称职的司务长和图书管理员。这大概是最早的勤工俭学吧。1854年容闳毕业,获文学学士学位。至此,从那个在马礼逊学堂写《忆想中之纽约游》,把美国描绘成“天上街市”的小男孩,到成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,容闳成熟了。在西方文明影响下,他深深爱着美国,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容闳对祖国的眷恋,即使祖国是这般落后与贫困。经过长期的思考,他决定通过派中国人来美国留学实现教育救国。“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,“籍西方文明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,必可使此老大帝国,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”(容闳《西学东渐记》)。

1854年11月,容闳归国。他回到贫弱多病的母亲身旁,依坐在母亲的膝下,任凭爱抚。母亲见他已蓄了胡子,便说:“你哥哥还没有蓄胡子呢?”容闳赶忙剃掉胡子,母亲很高兴——尽管留洋在外春秋几度,他的儿子没有变心。

为实现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,使西学得以东渐,容闳四处求援,但四处碰壁,美国人拒绝他,清政府也置之不理;1860年他冒险私入太平天国,结果还是无功而返。他经商,想致富后派留学生,结果几近破产。但容闳没有灰

心,他几经周折,遇到了曾国藩并受到了重用。1870年,他随曾国藩到天津处理“天津教案”,借机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,并得到了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当朝大吏的首肯。容闳“闻此消息,乃喜而不寐,竟夜开眼如夜鹰,觉此身飘飘如凌云步,忘其为偃卧床第间”(同上)。不久,曾、李二人上呈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办章程折》,“拟选聪颖幼童,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、船政、步算、制造诸学”。清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留学计划,并任命陈兰彬、容闳为正副监督。1872年首批30名中国幼童扬帆赴美,这批公费留学生的派出当为开风气之先。当时的清政府曾经对此加以诸多限制,甚至中止此次留学,然而其结果是当权者所始料不及的。

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、走向世界的留学序幕就此揭开了。地主、官僚、绅士、秀才、举人、王公大臣、新式学堂的学生等形形色色的人纷纷负笈海外。从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欧美,20世纪初年的留日热,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,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等,我们可以看到,留学,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最强劲的一个音符,生生不息,绵延至今。我们不应该忘记,这一切都是因容闳创造了留学计划。这是功不可没的,所以今人尊敬地称容闳为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。